傅子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傅子
作者：傅玄　晉

謹案，《隋志·雜家》，「《傅子》百二十捲，晉司隸校尉傅玄撰。」《舊唐志》同。《晉書》本傳：「玄字休奕，少時避難於河內，專心誦學，後雖顯貴，而著述不廢，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，評斷得失，各為區別，名為《傅子》，為內、外、中篇，凡有四部六錄，合百四十首，數十萬言，並《文集》百餘卷行於世。」案：百四十首而百二十捲者，或無有缺篇，或數篇合卷，今莫能詳。其四部六錄，區別亦無從考。《崇文總目》僅五卷二十三篇，《陳詩庭》言今本十二篇，又佚十一篇，後此不復著錄。

乾隆間，從《永樂大典》寫出二十三篇，又無篇名者六條，蓋即宋時二十三篇之節錄本。又寫出《文選》注、《御覽》、《諸子瓊林》三十四條，合為一卷。嘉慶庚午歲，余以唐魏徵《群書治要》所載二十四校《大典》本，多出二千五百許字，又從《三國志》注寫出六千三百餘字，廣為二卷。乙亥歲，余校《意林》，知《道藏》本差善然多羼越，以各書互證之，知《意林》所載《傅子》，乃楊泉《物理論》也。所載徐幹《中論》，僅前二條又半條是《中論》，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《傅子》也。所載《物理論》，僅前四條是《物理論》，其第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乃《傅子》也。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《中論》也。

他如以《莊子·雜篇》當《王孫子》，而《王孫子》、《鶡冠子》、《牟子》及蔣濟《萬機論》等四十家文皆爛脫，乃作《意林》考正一卷，手寫數過，略得《傅子》端緒，因復遍搜各書，得佚文數百條，重加排比，以《治要》《大典》等書所載整篇為二卷，以各書所載，依《意林》九十五事，次第類附而間廁之，為補遺二卷，凡四卷。其《意林》與整篇復見者，不復刪之，用見《傅子》原次，或尚有漏落，後之人隨見隨補可也。

治體[1]

治國有二柄：一曰賞，二曰罰。賞者，政之大德也；罰者，政之大威也。人所以畏天地者，以其能生而殺之也。為治審持二柄，能使殺生不妄，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。信順者，天地之正道也；詐逆者，天地之邪路也。民之所好莫甚于生，所惡莫甚于死。善治民者，開其正道，因所好而賞之，則民樂其德也；塞其邪路，因所惡而罰之，則民畏其威矣。善賞者，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。善罰者，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［矣。勸而懼］者河？賞公而罰不貳也。有善，雖疏賤必賞；有惡，雖貴近必誅，可不謂公而不貳乎？若賞一無功，則天下飾詐矣；罰一無罪，則天下懷疑矣。是以明德慎賞，而不肯輕之；明德慎罰，而冇忽之。夫威德者，相須而濟者也。故獨任威刑而無惠，則民不樂生；獨任德惠而無威刑，則民不畏死。民不樂生，不可得而教也；民不畏死，不可得而制也。有國立政，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，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。[2]

官人

世質則官少，世文則吏多。有虞多官五十，夏后氏百，殷二百，周三百。[3]

舉賢

賢者，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。故先王以舉賢為急。舉賢之本，莫大正身而壹其聽。身不正，聽不壹，則賢者不至，雖至不為之用矣。古之明君，簡天下之良材，舉天下之賢人，豈家至而戶閱之乎？開至公之路，秉至平之心，執大象而致之，亦云誠而已矣。夫任誠，天地可感，而況于人乎！傅說，巖下之築夫也。高宗引而相之；呂尚，屠釣之賤老也，文武尊而宗之；陳平，項氏之亡臣也，高祖以為腹心。四群不以小疵忘大德，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，其建帝王之業，不亦宜乎！文王內舉周公旦，而天下不以為私其子；外舉太公望，天下稱其公。周公誅弟而典刑立；桓公任讎而齊國治。苟其無私，他人之於骨肉，其於誅賞，豈二法哉？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。

夏禹有言：「知人則哲，惟帝其難之。」因斯以談，君莫賢於高祖，臣莫奇於韓信。高祖在巴漢，困矣；韓信去楚而亡，窮矣。夫以高祖之明，困而思士，信之奇材窮而願進。其相遭也，宜萬里響應，不移景而相取矣。然信歸漢，歷時而不見知，非徒不見知而已，又將案法而誅之。向不遇滕公，則身不免於戮死，不值蕭何，則終不離於亡命。幸而得存，固水濱之餓夫，市中之怯子，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？蕭何一言，而不世之交合，定傾之功立，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，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？尊卑之勢異，而高下之處殊也。高祖勢尊而處高，故思進者難；蕭何勢卑而處下，故自納

者易。然則居尊高之位者，其接人之道固難，而在卑下之地者，其相知之道固易矣。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，故虛心而下聽；知在下相接之易，故因人以致人。舜之舉咎陶難，處咎陶致天下之士易；湯之舉伊尹難，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。故舉一人而聽之者，王道也。舉二人而聽之者，霸道也。舉三人而聽之者，僅存之道也。聽一人何以王也？任明而致，信也。聽二人何以霸也？任術而設疑也。聽三人何以僅存也？從二而求一也。明主任人之道專，致人之道博，任人之道專，故邪不得間；致人之道博，故下無所壅；任人之道不專，則讒說起而異心生；致人之道不博，則殊塗塞而良材屈。使舜未得咎陶，湯未得伊尹，而不求賢，則上下不交，而大業廢矣。既得咎陶既得伊尹，而又人人自用，是代大匠斫也。群臣易位，勞神之道也。

今之人或抵掌而言，稱古多賢，患世無人，退不自三省，而坐誣一世，豈不甚邪？夫聖人者，不世而出者也。賢能之士，何世無之？何以知其然？舜興而五臣顯，武王興而九賢進；齊桓之霸，管仲為之謀；秦孝之強，商君佐之以法。欲王則王佐至，欲霸則霸臣出；欲富國強兵，則富國強兵之人往。求無不得，唱無不和。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。顧求與不求耳。何憂天下之無人乎？[4]

授職

夫裁徑尺之帛，刊方寸之木，不任左右，必求良工者，裁帛刊木，非左右之所能故也。徑尺之帛，方寸之木，薄物也，非良工不能裁之；況帝王之佐，經國之任，可不審擇其人乎？故構大廈者，先擇匠，然後簡材；治國家者，先擇佐，然後定民。大匠構屋，必大材為棟，小材為榱橑，苟有所中，尺寸之木無棄也。非獨屋有棟樑，國家亦然。大者為宰相，此國之棟樑也。審其棟樑，則經國之本立矣。經國之本立，則庶官無曠，而天工時敘矣。[5]

校工

天下之害，莫甚於女餚。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慾，殫生民之巧，以極天下之變。一首之餚，盈千金之價，婢妾之服，兼四海之珍。縱慾者無窮，用力者有盡。用有盡之力，逞無窮之慾，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。上欲無節，眾下肆情，淫奢並興，而百姓受其殃毒矣。嘗見漢末一筆之柙，雕以黃金，飾以和璧，綴以隨珠，發以翠羽。此筆非文犀之植，必象齒之管，豐狐之柱，秋兔之翰。用之者必珠繡之衣，踐雕玉之履。由是推之，其極靡不至矣。然公卿大夫，刻石為碑，鐫石為虎，碑虎崇偽，陳於三衢，妨功喪德，異端

並起，眾邪之亂正若此，豈不哀哉！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：一曰息欲，二曰明制。欲息制明，而天下定矣。[6]

檢商賈

夫商賈者，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，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，其人可甚賤，而其業不可廢，蓋眾利之所充，而積偽之所生，不可不審察也。

古者民樸而化淳，上少欲而下鮮偽，衣足以暖身，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，居足以避風雨，養以大道，而民樂其生；敦以大質，而下無逸心。日中為市，民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蓋化淳也。暨周世殷盛，承變極文，而重為之防，國有定製，下供常事，役賦有恆，而業不廢，君臣相與，一體上下，譬之形影，官恕民忠，而恩侔父子。上不征非常之物，下不供非常之求，君不索無用之寶，民不鬻無用之貨。自公侯至於皂隸僕妾，尊卑殊禮，貴賤異等，萬機運於上，百事動於下，而六合晏如者，分數定也。夫神農正其綱，先之以無慾，而咸安其道。周綜其目，壹之以中典，而民不越法。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，競逐末利而棄本業，苟合壹切之風起矣。於是士樹奸於朝，賈窮偽於市，臣挾邪以罔其君，子懷利以詐其父，一人唱欲而億兆和。上逞無厭之慾，下充無極之求，都有專市之賈，邑有傾世之商，商賈富乎公室，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。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征下，下窮死而不知所歸，哀夫！且末流濫溢而本源竭，纖靡盈市而谷帛罄，其勢然也。古者言非典義，學士不以經心；右非田桑，農夫不以亂業；器非時用，工人不以措手；物非世資，商賈不以適市。士思其訓，農思其務，工思其用，賈思其常，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。故一野不如一市，一市不如一朝，一朝不如一用，一用不如上息欲，上息欲而下反真矣。不息欲於上，而欲求下之安靜，此猶縱火焚林，而索原野之不彫廢，難矣。

故明君止欲而寬下，急商而緩農，貴本而賤末，朝無蔽賢之臣，市無專利之賈，國無擅山澤之民。一臣蔽賢，則上下之道壅；商賈專利，則四方之資困；民擅山澤，則兼併之路開。而上以無常役，下賦一物，非民所生，而請於商賈，則民財暴賤；民財暴賤，而非常暴貴；非常暴貴，則本竭而末盈；末盈本竭，而國富民安，未之有矣。[7]

仁論

昔者聖人之崇仁也，將以興天下之利也。利或不興，須仁以濟天下。有不得其所，若己推而委之於溝豁然。夫仁者，蓋推己以及人也。故己不欲，無施於人。推己所欲，以及

天下。推己心孝於父母，以及天下，則天下之為人子者，不失其事親之道矣。推己心有樂於妻子，以及天下，則天下之為人父者，不失其室家之歡矣。推己之不忍於飢寒，以及天下之心，含生無凍餒之憂矣。此三者，非難見之理，非難行之事，唯不內推其心，以恕乎人，未之思耳，夫何遠之有哉！古之仁人，推所好以訓天下，而民莫不尚德；推所惡以誡天下，而民莫不知恥。或曰：恥者其至者乎，曰未也。夫至者自然由仁；何恥之有？赴谷必墜，失水必溺，人見之也。赴阱必陷，失道必沈，人不見之也，不察之故。君子慎乎所不察。不聞大論，則志不宏；不聽至言，則心不固。思唐虞於上世，瞻仲尼於中古，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。相伯夷於首陽，省四皓於商山，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。存張騫於西極，念蘇武於朔垂，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。推斯類也，無所不至矣。德比於上，欲比於下。德比於上故知恥，欲比於下故知足。恥而知之，則聖賢其可幾；知足而已，則固陋其可安也。

聖賢斯幾，況其為慝乎？固陋斯安，況其為侈乎？是謂有撿純乎？純哉其上也！其次得概而已矣，莫非概也！漸其概，苟無邪，斯可矣。君子內省其身，怒不亂德，喜不亂義也。孔子曰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此之謂也。若子方惠及於老馬，西巴不忍而放麑，皆仁之端也。推而廣之，可以及乎遠矣。[8]

義信

蓋天地著信，而四時不悖；日月著信，而昏明有常；王者體信，而萬國以安；諸侯秉信，而境內以和；君子履信，而厥身以立。古之聖君賢佐，將化世美俗；去信須臾，而能安上治民者，未之有也。

夫象天則地，履信思順，以壹天下，此王者之信也。據法持正，行以不貳，此諸侯之信也。言出乎口，結乎心，守以不移，以立其身，此君子之信也。講信修義，而人道定矣。若君不信以御臣，臣不信以奉君，父不信以教子，子不信以事父，夫不信以遇婦，婦不信以承夫；則君臣相疑於朝，父子相聚於家，夫婦相疑於室矣。小大混然而懷好心，上下紛然而競相欺，人倫於是亡矣。

夫信由上而結者也。故君以信訓其臣，則臣以信忠其君，父以信誨其子，則子以信孝其父。夫以信先其婦，則婦以信其夫，上秉常以化下，下服常而應上，其不化者，百未有一也。夫為人上，竭至誠，開信以待下，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，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。老子不云乎：「信不足，焉有不信也？」故以信待人，不信思信；不言待人，信斯不信。

況本無信者乎？

先王欲下之信也，故示之以款誠，而民莫欺其上；申之以禮教，而民篤於義矣。夫以上接下，而以不信隨之，是亦日夜見災也。周幽以詭烽滅國，齊襄以瓜時致殺，非其顯乎！故禍莫大於無信，無信則不知所親，不知所親，則左右盡己之所疑，況天下乎！信者亦疑，不信亦疑，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，懷奸者飾邪以自納。此無信之禍也。[9]

禮樂

傅子曰：能以禮教興天下者，其知大本之所立乎！夫大本者，與天地並存，與人道俱設，雖蔽天地，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。大本有三，一曰君臣，以立邦國；二曰父子，以定家室；三曰夫婦，以別內外。三本者立，則天下正；三本不立，則天下不可得而正。天下不可得而正，則有國有家者亟亡，而立人之道廢矣。

禮之大本，存乎三者，可不謂之近乎？用之而蔽天地，可不謂之遠乎？由近以知遠，推己以況人，此禮之情也。

商君始殘禮樂。至乎始皇，遂滅其制，賊九族，破五教，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。內去禮義之教，外無列國之輔，日縱桀紂之淫樂，君臣競留意於刑書，雖荷戟百萬，石城造天，威淩滄海，胡越不功，身死未收，奸謀內發，而太子已死於外矣，胡亥不覺，二年而滅，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，豈非敬義不立，和愛先亡之禍也哉？禮義者，先王之藩衛也。秦廢禮義，是去其藩衛也。夫齎不訾之寶，獨宿於野，其為危敗，甚於累卵。方之於秦，猶有泰山之安。《易》曰：「上慢下暴，盜思代之。」其秦之謂與！[10]

法刑

立善防惡謂之禮，禁非立是謂之法。法者，所以正不法也。明書禁令曰法，誅殺威罰曰刑。天地成歲也，先春而後秋；人君之治也，先禮而後刑。治世之民，從善者多，上立德而下服其化，故先禮而後刑也。亂世之民，從善者少，上不能以德化之，故先刑而後禮者。《周書》曰：「小乃不可不殺，乃有大罪，非終乃惟眚災。」然則心惡者，雖小必誅；意善過誤，雖大必赦：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。

禮法殊塗而同歸，賞刑遞用而相濟矣。是故聖帝明王，惟刑之恤，敬五刑以成三德；若

乃暴君昏主，刑殘法酷，作五虐之刑，設炮烙之辟，而天下之民，無所措其手足矣。故聖人傷之，乃建三典，殊其輕重，以定厥甲，司寇行刑，君為之不舉樂，哀矜之心至也。八辟議其故而宥之，仁愛之情篤也。柔願之主，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，議獄緩死也，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。刑妄輕，則威政墮而法易犯；元惡赦，則奸人興而善人困。剛猛之主，聞先王之以五刑糾萬民，舜誅四兇而天下服也。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，罪連三族，戮及善民，無辜而死者過半矣。下民怨而思叛，諸侯乘其弊而起，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，失其道也。齊秦之君，所以威制天下，而或不能自保其身，何也？法峻而教不設也。未儒見峻法之生叛，則去法而純仁，偏法見弱法之失政，則去仁而法刑，此法所以世輕世重，而恆失其中也。[11]

重爵祿

爵祿者，國柄之本，而貴富之所由，不可以不重也。然則爵非德不授，祿非功不與，二教即立，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，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；況無德無功，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！

然則先王之用爵祿，不可謂輕矣；夫爵者位之級，而祿者官之實也。級有等而稱其位，實足利而周其官，此立爵祿之分也。爵祿之分定，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。德貴功多者，受重爵大位，厚祿尊官；德淺功寡者，受輕爵小位，薄祿卑官。厚足以衞宗黨，薄足以代其耕。居官奉職者，坐而食於人，既食於人，不敢以私利經心；既受祿於官，而或營私利，則公法繩之於上，而顯議廢之於下。是以仁讓之教存，廉恥之化行，貪鄙之路塞，嗜之情滅，百官各敬其職，大臣論道於朝，公議日興，而私利日廢矣。

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，非善制之能獨治也，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。欲治其民，而不省其事，則事繁而職亂。知省其職，而不知節其吏，厚其祿也，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；薄其祿也。則吏競背公義，營私利。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。

凡欲為治者，無不欲其吏之清也。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，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。知所以致清，則雖舉盜跖，不敢為非；不知所以致清，則雖舉夷、叔，必犯其制矣。夫授夷、叔以事，而薄其祿，近不足以濟其身，遠不足以及室家，父母餓於前，妻子餒於後；不營則骨肉之道虧，營之則奉公之制犯。骨肉之道虧，則怨毒之心生；怨毒之心生，則仁義之理衰矣。使夷、叔有父母存，無以致養，必不採薇於首陽，顧公制而守死矣。由此言之，吏祿不重，則夷、叔必犯矣。夫棄家門，委身於公朝，榮不足以庇宗人，祿

不足以濟家室，骨肉怨於內，交黨離於外，仁孝之道虧，名譽之利損，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。人主不詳察，聞其怨興於內，而交離於外，薄其名，必時黜其身矣。家困而身黜，不移之士，不顧私門之怨，不憚遠近之謫，死而後已，不改其行；上不見信於君，下不見明於俗，遂委死溝壑，而莫之能知也。豈不悲夫？天下知為清之若此，則改行而從俗矣。清者化而為濁，善者變而陷於非，若此而能以致治者，未之聞也。[12]

平賦役

昔先王之興役賦，所以安上濟下，盡利用之宜，是故隨時質文，不過其節。計民豐約而平均之，使力足以供事，財足以周用，乃立一定之制，以為常典。甸都有常分，諸侯有常職焉。萬國致其貢，器用殊其物，上不興非常之賦，下不進非常之貢，上下同心，以奉常教，民雖輸力致財，而莫怨其上者，所務公而制有常也。

戰國之際，棄德任威，競相吞代，而天下之民困矣。秦並海內，遂滅先王之制，行其暴政，內造阿房之宮，繼以驪山之役，外築長城之限，重以百越之戍，賦過大半，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，役及閭左；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，於是蓄怨積憤，同聲而起。陳涉、項梁之疇，奮劍大呼，而天下之民，響應以從之。驪山之基未閉，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。

昔者東野畢御，盡其馬之力，而顏回知其必敗，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？夫用人之力，歲不過三日者，謂治平無事之世，故周之典制載焉。若黃帝之時，外有赤帝、蚩尤之難，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奮，六興大役，再行天誅，居無安處，即天下之民，亦不得不勞也。勞而不怨，用之至平也。禹鑿龍門，辟伊闕，築九山，滌百川，過門不入，薄飲食，卑宮室，以率先天下，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，儉而有節，所趣公也。故世有事，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，即役簡而賦輕。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，國家之制宜備，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。役煩賦重，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，事宜從省以致其用，此黃帝、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。後之為政，思黃帝之至平，夏禹之積儉，周制之有常，隨時益損而息耗之，庶幾雖勞而不怨矣。[13]

貴教

虎至猛也，可畏而服。鹿至粗也，可教而使。木至勁也，可柔而屈。石至堅也，可消而用。況人含五常之性，有善可因，有惡可改者乎！人之所重，莫重乎身。貴教之道行，

士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。此先王因善教義，因義而立得也。因善教義，故義成而教行；因義立禮，故禮設而義通。若夫商韓孫吳，知人性之貪得樂進，而不知兼濟其善，於是束之以法，要之以功，使下唯力是恃，唯爭是務，恃力務爭，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，好利之心獨用也。人懷好利之心，則善端沒矣。

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，禮義之教行也。失其所以教，則同乎夷狄矣。其所以同，則同乎禽獸矣。不唯同乎禽獸，亂將甚焉，何者？禽獸保其性然者也。人以智役力者也，智役力而無教節，是智巧日用，而相殘無極也。相殘無極，亂孰大焉？不濟其善，而唯力是恃，其不大亂幾稀耳。人之性，避害從利，故利出於禮讓，即修禮讓；利出於力爭。則任力爭。修禮讓，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；任力爭，則父子幾乎相危，而況於悠悠者乎！[14]

戒言

上好德則下修行，上好言則下飾辯。修行則仁義興焉，飾辯則大偽起焉，此必然之征也。德者，難成而難見者也；言者，易撰而易悅者也。先王知言之易，而悅之者眾，故不尚焉。不尊賢尚德，舉善以教，而以一言之悅取人，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鮮矣。何者？德難為而言易飾也。夫貪榮重利，常人之性也。上之所好，榮利存焉。故上好之，下必趣之，趣之不已，雖死不避也。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，而又貪榮而重利，故貴其所尚，而抑其所貪。貴其所尚，故禮讓興；抑其所貪，故廉恥存。夫榮利者，可抑而不可絕也。故明為顯名高位，豐祿厚賞，使天下希而慕之。不修行崇德，則不得此名，不居此位，不食此祿，不獲此賞，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。夫德修之難，不積其實，不成其名。夫言撰之易，合所悅而大用，修之不久，所悅無常，故君子不貴也。[15]

正心

立德之本，莫尚乎正心。心正而後身正，身正而後左右正。左右正而後朝廷正，朝廷正而後國家正，國家正而後天下正。故天下不正，修之國家；國家不正，修之朝廷；朝廷不正，修之左右；左右不正，修之身；身不正，修之心。所修彌近，而所濟彌遠。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，正心之謂也。心者，神明之主，萬物之統也。動而不失正，天地可感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萬物乎？

夫有正心必有正德，以正德臨民，猶樹表望影，不令而行。《大雅》云：「儀刑文王，

萬邦作孚。」此之謂也。有邪心，必有枉行，以枉行臨民，猶樹曲表，而望其影之直也。若乃身坐廊廟之內，意馳雲夢之野；臨朝宰事，情系曲房之誤。心與體離，情與志乖，形神且不相保，孰左右之能正乎哉？忠正仁理存乎心，則萬品不失其倫矣。禮度儀法存乎體，則遠邇內外，咸知所象矣。古之大君子，修身治人，先正其心，自得而已矣。能自得，則無不得矣。苟自失，則無不失矣。無不得者，治天下有餘，故否則保身居正，終年不失其和，達則兼善天下，物無不得其所；無不失者，營妻子不足，故否則是己非人，而禍逮乎其身，達則縱情用物，而殃及乎天下。昔者有虞氏彈五弦之琴，而天下樂其和者，自得也。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為固，禍幾發於左右者，自失也。夫推心以及人，而四海蒙其佑，則文王其人也。不推心以虐用天下，則左右不可保，亡秦是也。秦之虐君，目玩傾城之色，天下男女，怨曠而不肯恤也；耳淫亡國之聲，天下小大，哀怨而不知撫也。意盈四海之外，口窮天下之味，宮室造天而起，萬國為之憔悴，猶未瞳以逞其欲，唯不推心以況人，故視用人如用草芥，使用人如用己，惡有不得其性者乎？古之達治者，知心為萬事主，動而無節則亂，故先正其心。其心正於內，而後動靜不妄。以率先天下，而後天下履正，而咸保其性也。斯遠乎哉？求之心而已矣！[16]

通志

夫能通天下之志者，莫大乎至公；能行至公者，莫要乎無忌心。唯至公，故近者安焉，遠者歸焉，枉直取正，而天下信之；唯無忌心，故進者自盡，而退不懷疑，其道泰然，浸潤之譖，不敢幹也。《虞書》曰：「辟四門」，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；「明四目」，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；「達四聰」，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。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不逆之也。苟所有逆，眾流之不至者多矣。眾流不至者多，則無以成其深矣。夫有公心，必有公道；有公道，必有公制。丹朱、商均，子也，不肖，堯舜黜之；管叔、蔡叔，弟也，為惡，周公誅之。苟不善，雖子弟不赦，則於天下無所私矣。鯀亂政，舜殛之；禹聖明，舉用之。戮其父而授其子，則於天下無所忌矣。石厚子也，石碏誅之。冀缺讎也，晉侯舉之。是之謂公道。夫在人上，天下皆樂為之用，無遠無近，苟所懷得達，死命可致也。唯患眾流異源，清濁不同，愛惡相攻，而親疏黨別。上之人或有所好，所好之流獨進，而所不好之流退矣。通者一而塞者萬，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。於是天下之志，塞而不通，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，則權移左右，而上勢分矣。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，必變業以求進矣。昧於利者變業而黨成，正士守志而日否，則雖見者盈庭，而上之所聞實寡。外倦於人，而內寡聞，此自閉之道也。

故先王之教，進賢者為上賞，蔽賢者為上戮，順理者進，逆法者誅；設誹謗之木，容狂

狷之人，任公而去私，內恕而無忌，是之謂公制也。公道行，則天下之志通；公制立，則私曲之情塞矣。凡有血氣，苟不相順，皆有爭心，隱而難分，微而害深者，莫甚於言矣。君人者，將和眾定民，而殊其善惡，以通天下之志者也。聞言水可不審也。聞言未審，而以定善惡，則是非有錯，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。故聽言不如觀事，觀事不如觀行，聽言必審其本，觀事必校其實，觀行必考其跡。參三者而詳之，近少失矣。問曰：漢之官制，皆用秦法。秦不二世而滅，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，何也？答曰：其制則同，用之則異。秦任私而有忌心，法峻而惡聞其失，任私則遠者怨，有忌心則天下疑，法峻則民不順之，惡聞其失，則過不上聞，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來也。漢初入秦，約法三章，論功定賞，先封所憎。約法三章，公而簡也。先封所憎，無忌也。雖網漏吞舟，而百姓安之者，能通天下之志，得其略也。世尚寬簡，尊儒貴學，政雖有失，能容直臣。簡則不苟，寬則眾歸之；尊儒貴學，則民篤於義；能容直臣，則上之失不害於下，而民之患上聞矣。自非聖人，焉能無失？失而能改，則所失少矣，心以為是，故言行由之，其或不是，不自知也。

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，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焉，順之則生，逆之則死，順而無節，則諂諛進；逆而畏死，則直道屈。明主患諛己者眾，而無由聞失也。故開敢諫之路，納逆己之言，敬所言出於忠誠，雖事不盡，是猶歡然受之，所以通直言之塗，引而致之，非為名也。以為直言不聞，則己之耳目塞，耳目塞於內，諛者順之於外，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。周昌比高祖於桀紂，而高祖托以愛子；周亞夫申軍令，而太宗為之不驅；朱雲折檻，辛慶忌叩頭流血：斯乃寬簡之風，漢所以歷年四百也。[17]

曲制

天下之福，莫大於無慾，天下之禍，莫大於不知足。無慾則無求，無求者，所以成其儉也。不知足，則物莫能盈其欲矣。莫能盈其欲，則雖有天下，所求無已，所欲無極矣。海內之物不益，萬民之力有盡；縱無已之求，以滅不益之物；逞無極之慾，而役有盡之力；此殷士所以倒戈幹牧野，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，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，豈非天下之大禍邪？[18]

安民

民富則安，貧則危。

明主之治也。分其業而一其事。業分則不相亂，事一則各盡其力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。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。重則樂其職，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；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，則盡心恤其下；盡心以恤其下，則民必安矣。附法以寬民者賞，剋法以要名者誅。寬民者賞，則法不虧於下；剋民者誅，而名不亂於上，則民必安矣。量時而置官，則吏省而民供；吏省則精；精則當才而不遺力，民則供順；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。上愛其下，下樂其上，則民必安矣。篤鄉閭之教，則民存知相恤，而亡知相救；存相恤而亡相救，則鄰居相恃，懷土而無遷志；鄰居相恃，懷土無遷志，則民必安矣。度時宜而立制，量民力以役賦。役賦有常，上無橫求，則事事有儲而並兼之隙塞。事有儲，並兼之隙塞，則民必安矣。圖遠必驗之近，興事必度之民，知稼穡之艱難，重用其民，如保赤子，則民必安矣。職業無分，事務不壹，職荒事廢，相督不已，若是者民危。親民之吏不重，有資者無勞而數遷，競營私以害公，飾虛以求進，仁宦如寄，視用其民如用路人，若是者民危。以法寬民者不賞，剋民為能者必進，下力盡矣。而用之不已，若是者民危。吏多而民不能供，上下不相樂，若是者民危。鄉閭無教，存不相恤，而亡不相救，若是者民危。不度時而立制，不量民而[19]役賦無常，橫求相仍，弱窮迫不堪其命，若是者民危。視遠而忘近，興事不度於民，不如稼穡艱難而轉用之，如是者民危。

安民而上危，民危而上安者，未之有也。《虞書》曰：「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。．其為治之要乎？今之刺史，古之牧伯也。今之郡縣，古之諸侯也。州總其統，郡舉其綱，縣理其目，各職守不得相干，治之經也。夫彈枉正邪，糾其不法，擊一以警百者，刺史之職也。比物校成，考定能否，均其勞逸，同其得失，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，太守之職也。親民授業，平理百事，猛以威吏，寬以容民者，令長之職也。然則令長者，最親民之吏，百姓之命也。國以民為本，親民之吏，不可以不留意也。[20]

[21]

《傅子》曰：利天下者，天下亦利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亦害之。利則利，害則害，無有幽深隱微，無不報也。仁人在位，常為天下所歸者，無他也。善為天下興利而已矣。[22]

問政

劉子問政。傅子曰：政在去私。私不去，則公道亡。公道亡，則禮教無所立。禮教無所立，則刑賞不用情。而下從之者，未之有也。夫去私者，所以立公道也。唯公然後可正天下。

傅子曰：善為政者，天地不能害也，而況於人乎？堯水湯旱，而人無菜色，猶太平也，不亦美乎？晉飢吳懈，而為秦越禽，人且害之，而況於天地乎！[23]

問刑

傅子曰：秦始皇之無道，豈不甚哉！視殺人如殺狗彘，狗彘，仁人用之猶有節，始皇之殺人，觸情而已，其不以道如是。而李斯又深刑峻法，隨其指而妄殺人。秦不二世而來，李斯無遺類。以不道遇人，人亦以不道報之。人仇之，天絕之，行無道，未有不亡者也。或曰：漢太宗除肉刑，可謂仁乎？傅子曰：匹夫之仁也。非王天下之仁也，夫王天下者，大有濟者也。非小不忍之謂也。先王之制，殺人者死，故生者懼；傷人者殘其體，故終身懲。所刑者寡，而所濟者眾，故天下稱仁五。今不忍殘人之體，而忍殺之，既不類傷人刑輕，是失其所以懲也。失其所以懲，則易傷人；人易相傷，亂之漸也。猶有不忍之心，故曰匹夫之仁也。[24]

釋法

釋法任情，奸佞在下，多疑少決，譬執腐索以御奔馬。專任刑名，民不聊生。通儒達道，政乃昇平。浩浩大海，百川歸之。洋洋聖化，九服仰之。春風暢物，秋霜肅殺，同則相濟，異若胡越。[25]

信直

傅子曰：古之賢君，樂聞其過，故直言得至，以補其闕。古之忠臣，不敢隱君之過，故有過者知所以改，其或不改，以死繼之，不亦至直乎！

傅子曰：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。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內，況在其君之側乎！推公心而行直道，有臣若此，其君稀陷乎不義矣。[26]

矯違

傅子曰：正道之不行，常佞人亂之也。故桀信其佞臣推侈，以殺其正臣關龍逢，而夏以亡；紂信其佞臣惡來，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，而殷以亡。[27]

曰：惑佞之不可用如此，何惑者之不息也？傅子曰：佞人，善養人私慾也。故多私慾者悅之，唯聖人無私慾，賢者能去私慾也。有見人之私慾，必以正道矯之者，正人之徒也。違正而從之者，佞人之徒也。自察其心，斯知佞正之分矣。

或問：佞孰為大？博子曰：行足以服俗，辯足以惑眾，言必稱乎仁義，隱其噁心而不可卒見，伺主之慾微合之，和其志，敢以非道陷善人，稱之有術，飾之有利，非聖人不能別，此大佞也。其次心不欲為仁義，言亦必稱之，行無大可非，動不違乎俗，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，有害之者，然後陷之。最下佞者，行不顧乎天下，唯求主心，使文巧辭，自利而已，顯然害善，行之不怍。若四兇，可謂大佞者也。若安昌侯張禹，可謂次佞也。若趙高、石顯，可謂最下佞者也。大佞形隱，為害深，下佞形露，為害淺，形露猶不別之，可謂至暗也已。[28]

[29]

治人之謂治，正己之謂正，人不能自治，故設法以一之。身不正，雖有明法，即民或不從，故必正己以先之也。然則明法者，所以齊眾也。正己者，所以率人也。夫法設而民從之者，得所欲也。法獨設而無主，即不行；有主而不一，則勢分。一則順，分則爭，此自然之理也。[30]

假言

天地至神，不能同道而生萬物；聖人至明，不能一檢而治百姓。故以異致同者，天地之道也；因物制宜者，聖人之治也。既得其道，雖有詭常之變，相害之物，不傷乎治體矣。水火之性相來也。善用之者，陳釜鼎乎其間，爨之煮之，而能兩盡其用，不相害也。五味以調，百品以成，天下之物，為水火者多矣。若施釜鼎乎其間，則何憂乎相害、何患乎不盡其用也？[31]

鏡總敘

古之人目短於自見，故以鏡觀面；智短於自知，故以道正己。鏡無見疵之罪，道無明過之惡。面失鏡，則無以正鬚眉；身失道，則無以知迷惑。[32]

大本

象天地以立制。[33]

補遺上

庖犧神農，順民之性，育之者也。黃帝除民之害，救之者也。舜治天下，垂拱無為者，以咎繇既舉，而不仁遠也。禹治洪水，冠掛不顧者，不以下憂累其上也。湯法三面之網，歸之者四十國；文王葬城隅之枯骨，天下懷其仁，所惠者小，所感者大，人心先之也。[34]

不使不仁加乎天下，用武勝殘，而百姓以濟，此仁刑於撥亂，黃帝是也。時育萬物，必世而後仁，此仁著於治平，堯舜是也。[35]

堯如臘，舜如腒。[36]

拔萬國之地，九州之結。[37]

天為有形之主，君為有國之主。天以春生，猶君之有仁令也；天以秋殺，猶君之有威令也。故仁之發，天下樂之；令之發，天下畏之；樂之故樂從其令。畏之故不敢違其令。若寬令發而人不樂，無以稱仁矣。威令發而下不畏，無以言威矣。無仁可樂，無威可畏，能保國致治者，未之有也。[38]

辯上下者，莫正乎位；興國家者，莫貴乎人；統內外者，莫齊乎分；宣德教者，莫明乎學。[39]

秉綱而目自張，執本而末自從。[40]

善賞者，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；善罰者，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。[41]

世質則官少，時文則吏多。有虞氏官五十，夏後氏官一百，殷有二百，周有三百。[42]

國典之墜，猶位喪也。位之不建，名理廢也。[43]

三公者，佐天子理陰陽。[44]

尚書者，出入王命，喉舌之任也。[45]

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。[46]

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，郡置中正，評人才之高下，各為輩目；州置州都，而總其議。[47]

凡品才有九，一曰德行，以立道本；二曰理才，以研事機；三曰政才，以經治體；四曰學才，以綜典文；五曰武才，以御軍旅；六曰農才，以教耕稼；七曰工才，以作器用；八曰商才，以興國利；九曰辯才，以長諷議：此量才者也。[48]

知人之難，莫難於別真偽。設所修出於為道者，則言自然而貴玄虛；所修出於為儒者，則言分制而貴公正；所修出於為縱橫者，則言權宜而貴變常。九家殊務，各有其長，非所為難也。以默者觀其行，以語者觀其辭，以出者觀其治，以處者觀其學：四德或異，所觀者有微，又非所為難也。所為難者，典說詭合，轉應無窮：辱而言高，貪而言廉，賊而言仁，怯而言勇，詐而言信，淫而言貞，能設似而亂真，多端以疑暗，此凡人之所常惑，明主之所甚疾也。[49]

以譽取人，則權勢移於下，而朋黨之交用；以功取士，則有德者未必授，而凡下之材或見任也。[50]

君子內洗其心，以虛受人；外設法度，立不易方；貞觀之道也。九流有主，貞一之道也。內盧觀而外貞一，則執偽者無地而逃矣。夫空言易設，但責其實事之效，則是非之不驗，立可見也。[51]

今人稱古多賢，患世無人，退不三思，坐語一世，豈不惑邪？[52]

人之性如水焉，置之圓則圓，置之方則方，澄之則渟而清，動之則流而濁。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，故隨而教之，謂其偏好者，故立一定之法。[53]

傅子曰：士大夫分職而聽，諸侯之君分土而守，三公總方而議，則天子拱己而正矣。何以明其然邪？當堯之時，舜為司徒，契為司馬，禹為司空，后稷為田疇，夔為樂正，倕為工師，伯夷為秩宗，咎繇為理官，益掌驅禽，堯不能為一焉，奚以為君？而九子者為臣，其故何也？堯知九職之事，使九子各授其事，皆勝其任，以成九功，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。[54]

龍舟整楫，王良不能執也。驥騄齊行，越人不敢御也。各有所能。[55]

構大廈者，先擇匠而後揀材，治國家者，先擇佐而後定民。[56]

人之學者，如渴而飲河海也。大飲則大盈，小飲則小盈；大觀則大見，小觀則小見。[57]

金以利用，錢以輕流，此二物飢不可食。[58]

入粟補吏，是賣官也。罪人以贖，是縱惡也。[59]

世富錢流，則禁盜鑄錢；世貧錢滯，則禁盜壞淺。[60]

天下之害，莫害於女飾盈。一頭之飾，盈千金之價，婢妾之服，亦重四海之珍。[61]

披珍玉之衣。[62]

公卿大夫，刻石作碑，鐫石作虎。碑虎崇偽。陳於三衢，妨功喪德，異端並起。[63]

漢武世，王侯觀殿重階，金樞紫墀。[64]

夫華然被裘褐，塊然居深[65]鼠出[66]澤生無禮容，死衣以薪，棄之中野，喪期無數，如仰觀象於天，俯觀法於地者[67]，為[68]亦已明矣。[69]

撞亡秦之鐘，作鄭衛之樂，欲以興治，豈不難哉？[70]

賞不避疏賤，罰不避親貴。[71]

律是咎繇遺訓，漢命蕭何廣之。[72]

若親貴犯罪，大者必議，小者必赦，是縱封豕於境內，放長蛇於左右也。[73]

天地成歲也，先春而後秋；人君之治也，先禮而後刑。[74]

救嬰孩之疾，而不忍針艾，更加他物，以至死也。今除肉刑者更眾，何異服他藥也？肉刑雖斬其足，猶能生育也。張倉除肉刑，每歲所殺萬計；鐘繇復肉刑，歲生二千人也。[75]

肉刑名者，猶鳥獸登俎而作肉。[76]

今有弱子，當陷大辟，問其慈父，必乞以肉刑代之，苟可以生易死也。有道之君，能不以此加百姓乎？蛇螫在手，壯夫斷其腕，謂其雖斷不死也。[77]

曹羲曰：「縶馴駒以糸參絆，御悍馬以腐索。」今制民以輕刑，亦如死也。[78]

但知管子借耳於天下，不知堯借人心，而後用其耳目。[79]

昔燕趙之間，有三男了共娶一女，生四子，後爭訟，廷尉壽奏云，禽獸生子逐母。宜以四子還母，屍三男子於市。[80]塞一蟻孔而河決息，施一車轄而覆乘止，立法令者亦宜舉要。[81]

貴有常名，而賤不得冒；尊有定位，而卑不敢逾。[82]

先王之制，九州異賦，天不生，地不養，君子不以為禮。若河內諸縣，去北山絕遠，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，上者十斤，下者五十斤。所調非所生，民以為患。[83]

經之以道德，緯之以仁義，織之以禮法，既成而後用之。[84]

謂有孝廉秀才之貢，或千里望風，承聲而舉，故任實者漸消，積虛者日長。[85]

聞一善言，見一善事，行之唯恐不及；聞一惡言，見一惡事，遠之唯恐不遠。[86]

懸千金於市，市人不敢取者，分定也。委一錢於路，童兒爭之者，分未定也。[87]

夏令披裘，冬令披葛，雖有嚴令，終不肯從者，逆時也。[88]

三皇貴道而尚德，五帝先仁而後義，三王先義而後辭。[89]

鴻毛一羽，在水而沒者，無勢也。黃金萬鈞，在舟而浮者，托舟之勢也。[90]

擬《金人銘》作《口銘》曰：神以感通，心由口宣。福生有兆，禍來有端。情莫多妄，口莫多言。勿謂何有，積怨致咎。勿謂不然，變出無間。勿謂不傳，伏流成川。蟻孔河，溜穴傾山。病從口入，患自口出。存亡之機，開闔之術。心與口謀，安危之源。樞機之發，榮辱隨焉。[91]

夫有公心，必有公道。[92]

主執非道，以虐其民。民杜私心，以事其主。公六寒於上，顯議寢於下。忠臣深□□而□泣，貞士伏巖穴而自嘆。數進忠[93]君之門也已萬里矣。[94]

民富則安鄉重家，敬上而從教；貧則危鄉輕家，相聚而犯上。飢寒切身，而不行非者，寡矣。[95]

《禮》云：「繼父服齊衰。」傅子曰：母捨己父，更嫁他人，與己父甚於兩絕天也。又制服，恐非周孔所制，亡秦焚書以後，俗儒造之。[96]

先王之制禮也，使疏戚有倫，貴賤有等，上下九代，別為五族。骨肉者，天屬也，正服之所經也。義立者，人紀也，名服之所緯也。正服者本於親親，名服者成於尊尊。親尊者服重，親殺者轉輕，此遠近之理也。尊崇者服厚，尊降者轉薄，此高下之敘也。《記》曰：「其夫屬乎父道者，妻皆母道也。夫屬乎子道者，妻皆婦道也。」人紀準之。兄不可以比父，弟不可以為子。嫂之與叔，異族之人。本之天屬，嫂非姊，叔非弟也。則不可以親親理矣。校之人紀，嫂非母也，叔非子也。稽之五服，體無正統，定其名分，不知所附。[97]

妄進者若卵投石，逃誅者若走赴深。[98]

間歲察舉薦廉而上之，皆是九州百郡之士，風異俗殊，所尚不同，曄若春華之並發，馥若秋蘭之俱茂，進如眾川之朝海，散如雲霧之歸山。[99]

說身隱胥餘，築於巖穴，天下莫之知而不問，不可謂之靜而安乎？[100]

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，我鼓而進之，若山崩河溢，當其衝者摧，值其鋒者破，所謂疾雷不暇掩耳，則又誰禦之？[101]

吳起吮瘡者之膿，積恩以感下也。《史記》云：「吳起吮臃。」[102]

晝戰目相見，夜戰耳相聞。得利同勢，失利相救。[103]

《兵法》云：「內精八陣之變，外盡九成之宜，然後可以用奇也」。[104]

堯遭洪水而貴陸，湯大旱而重水。[105]

陸田者，命懸於天也。人力雖修，苟水旱不時，則一年之功棄矣。水田制之由人，人力苟修，則地利可盡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[106]

樹上懸瓠，非本實也。背上披裘，非脊毛也。此似而非。[107]

九日養親，一日餓之，豈得言飽多飢少，同為孝乎？。谷馬十日，一日餓之，馬肥不損，於義無傷，非可同之一日餓母也。[108]

漢末有管秋陽者，與弟及伴一人，避亂俱行。天雨雪，糧絕，謂其弟曰：「今不食伴，則三人俱死。」乃與弟共殺之，得糧達舍，後遇赦無罪。此人可謂善士乎？孔文舉曰：「管秋陽愛先人遺體，食伴無嫌也。」荀侍中難曰：「秋陽貪生殺生，豈不罪邪？」文舉曰：「此伴非會友也。若管仲啖鮑叔，貢禹食王陽，此則不可。向所殺者，猶鳥獸而能言耳。今有犬齧一貍，貍齧一鸚武，何足怪也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，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，賢哲之忿，猶欲啖人，而況遭窮者乎[109]？」傅子曰：「聖人之道如天地，諸子之異如四時。四時相反，天地合而通焉。[110]

昔仲尼既歿，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，謂之《論語》。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，著七篇，謂之《孟子》。[111]

《論語》，聖人之至教，王者之大化。《鄉黨》則有朝廷之儀，聘亭之禮；《堯曰篇》則有禪代之事。[112]

夫文彩之在人，猶榮華之在草。[113]

道教者昭昭然，猶日月麗天。[114]

見虎一毛，不知其斑。道家笑儒者之拘，儒者嗤道家之放，皆不見本也。[115]

止響以聲，逐影以形，奸爭流蕩，不知所止也。[116]

傅子曰：云[117]孟軻荀卿，若在孔門，非唯遊、夏而已，乃冉、閔之徒也。[118]

《管子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知，《輕重篇》尤鄙俗。[119]

或問劉歆、劉向孰賢。傅子曰：向才學俗而志忠，歆才學通而行邪[120]。《詩》之《雅》《頌》，《書》之《典》《謨》，文質足以相副。玩之若近，尋之若遠，陳之若肆，研之若隱，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。[121]

桓譚書煩而無要，辭雜而旨詭，吾不知博也。[122]

積薪若山，縱火其下，火未及然，一杯之水，尚可滅也。及至火猛風起，雖傾竭河海，不能救之。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，至始後然而方熾，二世起風而怒也。秦人視山東之民，猶猛虎之睨群羊，何隔憚哉！[123]

大孝養志，其次養形。養志者盡其和，養形者不失其敬。[124]

割地利己，天下仇之；推心及物，天下歸之；以信接人，天下信之；不以信接人，妻子疑之。見疑妻子，難以事君。君子修身居位，非利名也，在乎仁義。[125]

人皆知滌其器，而莫知洗其心。[126]

君子審其宗而後學，明其道而後行。[127]

或云：「玄、衡以善詩至宰相，張禹以善論作帝師，豈非儒學之榮乎？傅子曰：「學以道達榮，不以位顯。」[128]

吾觀班固《漢書》，論國體，則飾主闕而抑忠臣；敘世教，則貴取容而賤直節；述時務，則謹辭章而略事實，非良史也。[129]

墨子兼愛，是廢親也。短喪，是忘憂也。[130]

漢太宗除肉刑，匹夫之仁也，非天下之仁也。不忍殘人之體，而忍殺人，故曰匹夫。[131]

伊尹耕於有莘，孰知非夏之野人？呂尚釣於渭濱，孰知非殷之漁者？遇湯、武、文王，然後知其非也。[132]

面岐路者，有行迷之慮；仰高山者，有飛天之志。[133]

或乘馬乘車而俱至秦者，所謂形異而實同也。[134]

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，庖羲之時，長江大河，何所用之？[135]

經巨海者，終年不見其涯；測虞淵者，終世不知其底。故近者不可以度遠也。[136]

漢世賤軺車，而今貴之。[137]

夏曰余車，殷曰胡奴，周曰輜車；輜車即輦也。[138]

天子出，多乘輿車。[139]

以雲母飾車，謂之雲母車。以下不得乘，時賜王公。[140]

有追鋒車，施通幰車。[141]

金根車，天子親耕乘之，蹋楮車，畋獵乘之。[142]

青與赤謂之文，赤與白謂之章，白與黑謂之黼，黑與青謂之黻，五彩謂之繡。[143]

長老說，漢桓帝時，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。嘗大會賓客，行酒公卿朝臣前，冀陽爭酒爭杯而汙之，冀偽怒，解衣而燒之。布得火煒華，赫然而熾，如燒凡布，垢盡火滅，粲然絜白，若用灰水浣之焉。[144]

太祖武皇帝湣嫁娶之僭上，公主適人，皆以皂帳，從婢不過十人而已。[145]

漢末王公名士，多委王服，以幅巾為雅，是以袁紹、崔鈞之徒，雖為將帥，皆著縑巾。魏太祖以天下兇荒，資財乏匱，擬古皮弁，裁縑帛以為縑合，合於簡易隨時之義，以色別其貴賤，於今施行，可謂軍容，非國容也。[146]

縑合本未有岐。荀文若巾行觸樹枝成岐，時人慕之，謂之為善，因而弗改。今通為慶吊之服，白紗為之，或單或夾，初婚冠送餞亦服之。[147]

[148]魏明帝以高山制，似通天元遊，乃毀變先形，令行人使者服之。[149]

魏明帝疑三公袞冕之服似天子，減其采章。[150]

[151]此服妖也。[152]

侍中冠武弁。[153]

始皇冢，令匠人作機弩，有人穿者，即射之。以人魚膏作燭。[154]

逐兔之犬，終朝尋兔，不失其跡，雖見麋鹿，不暇顧也。[155]

漢高祖度闊而網疏，故後世推誠而簡直；光武教一而網密，故後世守常而禮義；魏武糾亂以尚猛，天下修法而貴理。[156]

形自正，不求影之直，而影自直；聲之平，不求響之和，而響自和；德之崇，不求名之遠，而名自遠。[157]

西國胡人言：「蘇合香者，是獸便所作也。」中國皆以為怪，獸便而臭，忽聞西極獸便而香，則不信矣。[158]

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，則荊璞無夜光之美；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，則隋侯無明月之稱。[159]

始皇遠遊並海，而不免平臺之變；及葬驪山，尋見發掘。[160]

今有鉛錫之鋌，雖歐冶百煉，猶不如瓦刀；有駑駘之馬，雖造父駕之，終不及飛兔絕景；質鈍故也。[161]

土不可以作鐵，而可以作瓦。[162]

相者曰：三亭九侯，定於一尺之面；智愚勇怯，形於一寸之目；天倉金匱，以別貧富貴賤。[163]

光武鳳翔於南陽，燕雀化為鵷雛。二漢之臣，煥爛如三辰之附長天；長平之卒，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露；勢使然也。[164]

長人數丈，身橫九畝，兩頭異頸，四臂共骨。老人生角，男女變化。何益於賢愚邪？[165]

豈有太一之君，坐於庶人之座；魁罡之神，存於匹婦之室？[166]

樂廣為河南尹，郡中前廳多怪疾，後人皆於廓下督郵傳中治事，無敢在廳事者，唯廣處之。白日戶自閉，二子凱、橫等懾怖，廣使掘牆孔，得貍乃絕。[167]

律呂本於天地，豈關崑山之鳳雌雄聲能定之哉？此好遠之談也！[168]

昔者伯牙子遊於泰山之陰，逢暴雨，止於巖下，抱琴而鼓之，為淋雨之音，更造崩山之曲。每奏，鐘期輒窮其趣，曰：「善哉！子之聽也」。[169]

箏者，上圓象天，下平象也，中空準六合，弦柱十二，擬十二月，乃仁智之器也。[170]

琵琶體圓柄直，柱有十二，其他皆充上銳下曲項，形制稍大，本出胡中，俗傳是漢制。兼似兩制者，謂之秦漢，蓋謂通用秦漢之法。[171]

魏晉之世，有孫氏善歌舊曲，宋識善擊節唱和，陳左善清歌，列和善吹笛，郝素善彈箏，朱生善琵琶，雖伯牙之妙手，吳姬之奇聲，何以加之！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，不亦惑乎？設此六人生於上世，越古今而無儷，何但夔、牙同契戰！[172]

心有管籥，須言而發。[173]

王黎為黃門侍朗，軒軒然乃得志，煦煦然乃自樂。傅子難之曰：「子以聖人無樂，子何樂之甚？」黎曰：「非我乃聖人也。」[174]

漢武令郡國舉孝廉，宋世合素帛，有釋親而位乃週歲云周登之歲，記於素帛追之後徹，取諸此意也。[175]

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，元封五年舉秀才，歷世相承，皆向郡國稱故吏。[176]

周文王子公旦，有聖德，謚曰文。[177]

夢攀日月，覺而不上天庭；夢入九泉，寤而不及地下。高宗得說，偶中耳。[178]

上德之人，其齊萬物也，猶天之有春秋，時至自生，非德之力。[179]

夷吾為政，士三妻者逐於境外，女三嫁者入於隸也。[180]

鴻不學飛，飛則衝天；騹不學行，行則千里。二世修驪山陵，采玉者傾山，採珠者蔽海。

[181]

丈夫重義如泰山，輕利如鴻毛，可謂仁義也。諺曰：「己是而彼非，不當與非爭，彼是而己非，不當與非平」，是也。[182]

鴨足可以眅，雞足何以《骨斤》。眅《骨斤》吾不知也，何況問天地乎？[183]

或問近世大賢君子。答曰：「荀令君之仁，荀軍師之智，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。荀令君仁以立德，明以舉賢，行無諂黷，謀能應機。孟軻稱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』，其荀令君乎？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，不進不休；荀軍師之去惡，不去不止也。」[184]

敢問今之君子。曰：「袁中朗[185]。積德行儉。華太尉積德居順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清不可及也。事上以忠，濟下以仁，晏嬰、行父，何以加諸？」[186]

曹大司馬之勇，賁、育弗如也。[187]

傅子曰：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。治國有分，御軍有法，積功興業，事得其機，入無餘力，出有餘糧，知蜀本弱而危。故持重以鎮之。姜維欲速立其功，勇而無決也。[188]

補遺下

范蠡字少伯，楚三戶人也。使越滅吳已後，乘輕舟遊五湖。王令人寫其狀，恆朝禮之。《列仙》云，徐人也。[189]

靈帝時，榜門賣官，於時太尉段熲、司徒崔烈、太尉樊陵、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，上千萬、下五百萬以買三公。熲數征伐有大功，烈有北州重名，溫有傑才，陵能偶時，皆一時顯士，猶以貨取位，而況於劉囂、唐珍、張顯之黨乎。[190]

太祖又云[191]：「湯武之王，豈同土哉？若以險固為資，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。」[192]

明帝時，太原人發冢破棺，棺中有一生婦人，將出與語，生人也。送之京師，問其本事，不知也。視其冢上樹木，可三十歲，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？將一朝欻然生，

偶與發冢者會也？[193]

初，劉表謂韓嵩曰：「今天下大亂，未知所定，曹公擁天子都許，君為我觀其釁。」嵩對曰：「聖達節，次守節。嵩守節者也。夫事君為君，君臣名定，以死守之。今策名委質，唯將軍所命，雖赴湯蹈火，死無辭也。以嵩觀之，曹公至明，必濟天下。將軍能上順天子，下歸曹公，必享百世之利，楚國實受其祐，使嵩可也。設計未定，嵩使京師，天子假嵩一官，則天子之臣，而將軍之故吏耳。在君為君，則嵩守天子之命，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。唯將軍重思，無負嵩。」表遂使之，果如所言，天子拜嵩侍中，遷零陵太守，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。表以為懷貳，大會僚屬數百人，陳兵見嵩，盛怒持節將斬之。數曰：「韓嵩敢懷貳邪？」眾皆恐，欲令嵩謝，嵩不動，謂表曰：「將軍負嵩，嵩不負將軍。」具陳前言，表怒不已。其妻蔡氏諫之曰：「韓嵩，楚國之望也。且其言直，誅之無辭。」表乃弗誅而囚之。[194]

表既殺望之[195]，荊州士人皆自危也。夫表之本心，於望之不輕也。以直迕情，而讒言得入者，以無容直之度也。據全楚之地，不能以成功者，未必不由此也。夷叔迕武王以成名，丁公順高祖以受戮，二主之度遠也。若不遠其度，惟褊心是從，難乎以容民畜眾矣。[196]

越，蒯通之後也，深中足智，魁傑有雄姿。大將軍何進聞其名，闢為東曹掾。越勸進誅諸閹官，進猶豫不決。越知進必敗，求出為汝陽令，佐劉表平定境內，表得以強大。詔書拜章陵太守，封樊亭侯。荊州平，太祖與荀彧書曰：「不喜得荊州，喜得蒯異度耳。」建安十九年卒，臨終與太祖書，托以門戶。太祖報書曰：「死者反生，生者不愧，孤少所舉，行之多矣。魂而有靈，亦將聞孤此言也。」[197]

蒯躬字叔孝，性方嚴有容儀，人望而畏之，有過其門者，皆整衣改容。[198]

張繡有所親胡車兒，勇冠其軍，太祖愛其健手，以金與之。繡聞之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，遂反。[199]

禰衡辯於言而克於論，見荊州牧劉表日，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。表說之，以為上賓，衡稱表之美盈口，而論表左右，不廢繩墨。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：「衡稱將軍之仁，西伯不過也。唯以為不能斷，終不濟者，必由此也。」是言實指表智短，而非衡所言也。表不詳察，遂疏衡而逐之。衡以交絕於劉表，智窮於黃祖，身死名滅，為天下笑者，譖

之者有形也。[200]

賈翊南見劉表，表以客禮待之。翊曰：「表平世三公才也。不見事變，多疑無決，無能為也。」[201]

太祖既誅袁譚，梟其首，令曰：「敢哭之者，戮及妻子。」於是王叔治、田子泰相謂曰：「生受辟命，亡而不哭，非義也。畏死亡義，何以立世？」遂造其首而哭之，哀動三軍。軍正白行其戮。太祖曰：「義士也。赦之。」[202]

管寧字幼安，北海朱虛人，齊相管仲之後也。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，或適魯，或適楚。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，始家朱虛，世有名節，九世而生寧[203]。寧往見度，語唯經典，不及世事。還乃因山為廬，鑿環為室。越海避難者，皆來就之而居，旬月而成邑。遂講《詩》《書》，陳俎豆，飾威儀，明禮讓，非學者無見也。由是度安其賢，民化其德。邴原性剛直，清議以格物，度已下心不安之。寧謂原曰：「潛龍以不見成德，言非其時，皆招禍之道也。」密遣令西還。度庶子康代居郡，外以將軍太守為號，而內有自王心，卑己崇禮，欲官寧以自鎮輔，而終莫敢發言，其敬憚如此。

是時康又已死，嫡子不立而立弟恭，恭懦弱，而康孽子淵有雋才。寧曰：「廢嫡立庶，下有異心，亂之所由起也。」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征。寧在遼東，積三十七年乃歸，其後淵果襲奪恭位，叛國家而南連吳，僭號稱王，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。遼東之死者以萬計，如寧所籌。寧之歸也，海中遇暴風，余船皆沒，唯寧乘船自若。時夜風晦冥，船人盡惑，莫知所泊，忽望見有火光，輒趣之，得島。島無居人，又無火燼。一門人忽然曰：「群責人亦大無道理，今暗如漆，何可以不把火照我？當得覓鑽火具[204]。」行人咸異焉，以為神光之祐也。皇甫謐曰：「積善之應也[205]。」寧上書天子，且以疾辭，曰：「臣聞傅說發夢，以感殷宗，呂尚啟兆，以動周文，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，用能匡佐帝業，克成大勳。臣之器朽，實非其人。雖貪清時，釋體蟬蛻。內省頑病，日薄西山。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，使一老者得盡微命。」書奏，帝親覽焉。

[206]司空陳群又薦寧曰：「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，故湯舉伊尹，不仁者遠。伏見征士北海管寧，行為世表，學任人師，清儉足以激濁，貞正足以矯時。前雖征命，禮未優備。昔司空荀爽，家拜光祿，先儒鄭玄，即授司農，若加備禮，庶必可致。至延西序，坐而論道，必能昭明古今，有益大化。」

明帝以寧為大夫[207]，賜朝服一具，衣一襲，被一領，安穩犢車一乘。[208]

寧以衰亂之時，世多妄變氏族者，違聖人之制，非禮命姓之意，故著《氏姓論》以原本世系，文多不載。每所居姻親、知舊、鄰裏有困窮者，家儲雖不盈儋石，必分以贍救之。與人子言，教以孝；與人弟言，訓以悌；言及人臣，誨以忠。貌甚恭，言甚順，觀其行，邈然若不可及，即之熙熙然，甚柔而溫，因其事而導之於善，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。寧之亡，天下知與不知，聞之無不嗟嘆。醇德之所感若此，不亦至乎[209]！胡征君[210]怡怡無不愛也。雖僕隸必加禮焉。外同乎俗，內秉純絜，心非其好，王公不能屈，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，吾於胡征君見之矣。[211]

武皇帝至明也。崔琰、徐奕一時清賢，皆以忠信顯於魏朝，下儀間之，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。[212]

郭嘉少有遠量。漢末天下將亂。自弱冠匿名蹟，密友結英雋，不與俗接，故時人多莫知，惟識達者奇之。年二十七，辟司徒府[213]。

太祖謂嘉曰：「本初擁冀州之眾，青、並從之，地廣兵強，而數為不遜。吾欲討之，力不敵，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劉、項之不敵，公所知也。漢祖唯智勝；項羽雖強，終為所禽。嘉竊料之，紹有十敗，公有十勝，雖兵強，無能為也。紹繁禮多儀，公體任自然，此道勝一也。紹以逆動，公奉順以率天下，此義勝二也。漢末政失於寬，紹以寬濟寬，故不懾，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，此治勝三也。紹外寬內忌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唯親戚子弟，公外簡易而內機明，用人無疑，唯才所宜，不問遠近，此度勝四也。紹多謀少決，失在後事，公策得輒行，應變無窮，此謀勝五也。紹因累世之資，高議揖讓，以收名譽，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，公以至心待人，推誠而行，不為虛美，以儉率下，與有功者無所吝，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，皆願為用，此德勝六也。紹見人飢寒，恤念之形於顏色，其所不見，慮或不及也，所謂婦人之仁耳。公於目前小事，時有所忽，至於大事，與四海接，恩之所加，皆過其望，雖所不見，慮之所周，無不濟也。此仁勝七也。紹大臣爭權，讒言惑亂，公御下以道，浸潤不行，此明勝八也。詔是非不可知，公所是進之以禮，所不是正之以法，此文勝九也。紹好為虛勢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眾，用兵如神，軍人恃之，敵人畏之，此武勝十也。」太祖笑曰：「如卿所言，孤何德以堪之也！」嘉之曰：「紹方北擊公孫瓚，可因其遠征，東取呂布。不先取布，若紹為寇，布為之援，此深害也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」

[214]太祖欲引軍還，嘉曰：「昔項籍七十餘戰，未嘗敗北，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，恃勇無謀故也。今布每戰輒破，氣衰力盡，內外失守。布之威力不及項籍，而困敗過之，若乘勝攻之，此成禽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

初，劉備來降，太祖以客禮待之，使為豫州牧。嘉言於太祖曰：「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，張飛、關羽者，皆萬人之敵也，為之死用。以嘉觀之，備終不為人下，其謀未可測也。古人有言曰：『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。』宜早為之所。」是時，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，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，未得從嘉謀。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，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：「放備，變作矣！」時備已去，遂舉兵以叛。太祖恨不用嘉之言。

太祖欲速征劉備，議者懼軍出，袁紹襲其後，進不得戰，而退失所據。語在《武紀》，太祖疑，以問嘉，嘉勸太祖曰：「紹性遲而多疑，來必不速。備新起，眾心未附，急擊之必敗。此存亡之機，不可失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遂東征備。備敗奔紹，紹果不出。[215]

河北既平，太祖多辟召青、冀、幽、并知名之士，漸臣使之，以為省事掾屬，皆嘉之謀也。[216]

太祖又云：「哀哉奉孝！痛哉奉孝！惜哉奉孝！」太祖與荀彧書，追傷嘉曰：」郭奉孝年不滿四十，相與周旋十一年，阻險艱難，皆共罹之。又以其通達，見世事無所凝滯，欲以後事屬之，何意卒爾失之，悲痛傷心。今表增其子滿千戶，然何益亡者，追念之感深。且奉孝乃知孤者也；天下人相知者少，又以此痛惜。奈何奈何！」又與彧書曰：「追惜奉孝，不能去心。其人見時事兵事，過絕於人。又人多畏病，南方有疫，常言『吾往南方，則不生還』。然與共論計，云當先定荊。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，必欲立功分，棄命定，事人心乃爾，何得使人忘之。」[217]

太祖征劉曄及蔣濟、胡質等五人，皆揚州名士。每舍亭傳，未嘗不講，所以見重；內論國邑先賢、禦賊固守、行軍進退之宜，外料敵之變化、彼我虛實、戰爭之術，夙夜不懈。而曄獨臥車中，終不一言。濟怪而問之，曄答曰：「對明主非精神不接，精神可學而得乎？」太祖果問揚州先賢，賊之形勢。四人爭對，待次而言，再見如此，太祖每和說，而曄終不一言。四人笑之，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，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，太祖適知便止，若是者三。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征精神，獨見以盡其機，不宜於猥坐說也。太祖已探見其心矣。坐罷，尋以四人為令，而授曄以心腹之任；每有疑事，輒以函問曄，至一夜

數十至耳。[218]

居七日，蜀降者說：「蜀中一日數十驚，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。」太祖延問曄曰：「今尚可擊否？」曄曰：「今已小定，未可擊也。」

祖太祖時，魏諷有重名，自卿相已下皆傾心交之。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，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。曄一見諷、達，而皆云必反，卒如其言。

孫權遣使求降，帝以問曄。曄對曰：「權無故求降，必內有急。權前襲殺關羽，取荊州四郡，備怒，必大興師伐之。外有強寇，眾心不安，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，故委地求降，一以卻中國之兵，二則假中國之援，以強其眾而疑敵人。權善用兵，見策知變，其計必出於此。今天下三分，中國十有其八。吳蜀各保一州，阻山依水，有急相救，此小國之利也。今還自相攻，天亡之也。宜大興師，徑渡江襲其內。蜀攻其外，我襲其內，吳之亡不出旬月矣。吳亡則蜀孤。若割吳半，蜀固不能久存，況蜀得其外，我得其內乎！」帝曰：人稱臣降而伐之，疑天下欲來者心，必以為懼，其一不可，孤何不且受吳降，而襲蜀之後乎？對曰：「蜀遠吳近，又聞中國伐之，便還軍，不能止也。今備已怒，故興兵擊吳，聞我伐吳，知吳必亡，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，必不改計抑怒救吳，必然之勢也。」

帝不聽，遂受吳降，即拜權為吳王，曄又進曰：「不可，先帝征伐，天下兼其八，威震海內，陛下受禪即真，德合天地，聲暨四遠，此實然之勢，非卑臣頌言也。權雖有雄才，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，官輕勢卑。士民有畏中國心，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。不得已受其降，可進其將軍號，封十萬戶侯，不可即以為王也。夫王位，去天子一階耳，其禮秩服御相亂也。彼直為侯，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。我信其偽降，就封殖之，崇其位號，定其君臣，是為虎傅翼也。權既受王位，卻蜀兵之後，外盡禮事中國，使其國內皆聞之，內為無禮以怒陛下。陛下赫然發怒，與兵討之，乃徐告其民曰：『委身事中國，不愛珍貨重寶，隨時貢獻，不敢失臣禮也。無故伐我，必欲殘我國家，俘我人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。』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。信其言而感怒，上下同心，戰加十倍矣。」又不從。遂即拜權為吳王。權將陸遜大敗劉備，殺其兵八萬餘人，備僅以身免，權外禮愈卑，而內行不順，果如曄言。

曄事明皇帝，又大見親重。帝將伐蜀，朝臣內外皆曰「不可」。曄入與帝議，因曰「可伐」；出與朝臣言，因曰「不可伐」。曄有膽智，言之皆有形。中領軍楊暨，帝之親臣，

又重曄，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，每從內出，輒過曄，曄講不可之意。後暨從駕行天淵池，帝論伐蜀事，暨切諫。帝曰：「卿書生，焉知兵事！」暨謙謝曰：「臣出自儒生之末，陛下過聽，拔臣群萃之中，立之六軍之上，臣有微心，不敢不盡言。臣言誠不足采，侍中劉曄，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。」帝曰：「曄與吾言蜀可伐。」暨曰：「曄可召質也。」詔召曄至，帝問，曄終不言，後獨見，曄責帝曰：伐國，大謀也。臣得與聞大謀，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，焉敢向人言之？夫兵，詭道也。軍事未發，不厭其密也。陛下顯然露之，臣恐敵國已聞之矣。」於是帝謝之。曄見出責暨曰：「夫釣者中大魚，則縱而隨之，須可制而後牽之，則無不得也。人主之威，豈徒大魚而已乎！子誠直臣，然計不足采，不可不精思也。」暨亦謝之，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。

或惡曄於帝曰：「曄不盡忠，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。陛下試與曄言，皆反意而問之，若皆與所問反者，是曄常與聖意合也。復每問皆同者，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。」帝如言以驗之，果得其情，從此疏焉。曄遂發狂，出為大鴻臚，以憂死。諺曰：「巧詐不如拙誠。」信矣。以曄之明智權計，若居之以德義，行之以忠信，古之上賢，何以加諸？獨任才智，不與世士相經緯，內不推心事上，外困於俗，卒不能自安於天下，豈不惜哉！

曄子陶，字季冶，善名稱，有大辯，曹爽時為選部郎，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、呂。當此之時，其人意陵青雲，謂玄曰：「仲尼不聖。何以知其然？智者圖國；天下群愚，如弄一丸於掌中，而不能得天下。」玄以其言大惑，不復詳難也。謂之曰：「天下之質，變無常也。今見卿窮」，爽之敗，退居裏舍，乃謝其言之過。[219]

杜畿，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。延年父周，自南陽徙茂陵，延年徙杜陵，子孫世居焉。[220]

畿自荊州還，後居許，見侍中耿紀，共語終夜。尚書令荀彧家與紀屋相比，夜聞畿言，異之，詰旦遣人，謂紀曰：「有國士而不進，何應居位？」既見畿，知之如舊相識者，遂進畿於朝[221]。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，智能應變，其可試之。范先云：「既欲為虎，而惡食人肉，失所以為虎矣。今不殺，必為後患」。[222]

畿與太僕李恢、東安太守郭智有好。恢子豐，交結英俊，以才智顯於天下。智子沖，有內實而無外觀，州裡弗稱也。畿為尚書僕射，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，既退，畿嘆曰：「孝懿[223]無子。非徒無子，殆將無家。君謀[224]為不死也，其子足繼其業。」時人皆以畿為誤。恢死後，豐為中書令，父子兄弟皆誅。沖為代郡太守，卒繼父業，世乃服畿

知人。[225]

太祖將征柳城。張遼諫曰：「夫許，天下之會也。今天子在許，公遠北征，若劉表遣劉備襲許，據之以號令四方，公之勢去矣。」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，遂行也。[226]

陳寔亡，天下致吊，會其葬者三萬人，制縗麻者以百數。[227]

宋建椎牛禱賽，終自焚滅。文欽日祠祭事天，斬於人手。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，淫祀求福，伏屍淮南，舉族誅夷。此天下所共見，足為明鑑也。[228]

初，劉備襲蜀，丞相掾趙戩曰：「劉備其不濟乎！拙於用兵，每戰必敗；奔亡不暇，何以圖人？蜀雖小區，險固四塞，獨守之國，難卒並也。」征士傅幹曰：「劉備寬仁有度，能得人死力。諸葛亮達治知變，正而有謀，而為之相；張飛、關羽，勇而有義，皆萬人之知，而為之將。此三人者，皆人傑也。以備之略，三傑佐之，何為而不濟也？」[229]

張遼欲白太祖，恐太祖之殺羽，不白，非事君之道。乃嘆曰：「公，君父也。羽，兄弟耳。」遂白之。太祖曰：「事君不忘其本，天下義士也。度何時能法？」遼曰：「羽受公恩，必立效報公，而後去也。」[230]

姜維為人，好立功名，陰養死士，不修布衣之業。[231]

曹公征柳城，策將襲許。[232]

孫策為人，明果獨斷，勇蓋天下，以父堅戰死，少而合其兵將以報仇，轉鬥千里，心有江南之地，誅其名豪，威行鄰國。及極繼其業，有張子面以為腹心，有陸議、諸葛瑾、步騭以為股肱，有呂範、朱然以為爪牙，分任受職，乘間伺隙，兵不妄動，故戰少敗，而江南安。[233]

馬先生傳

馬先生鈞，字德衡，天下之名巧也。少而遊豫，不自知其為巧也。當此之時，言不及巧，焉可以言知乎？為博士居貧，乃思綾機之變，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。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，六十綜者六十躡，先生患其喪功費日，乃皆易以十二躡。其奇文異變，因感而作

者，猶自然之成形，陰陽之無窮，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，又焉可以言校也。先生為給事中，與常侍高堂隆、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，言及指南車，二子謂古無指南車，記言之虛也。先生曰：「古有之，未之思耳，夫何遠之有！」二子哂之曰：「先生名鈞，字德衡，鈞者器之模，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，輕重無準，而莫不模哉！」先生曰：「虛爭空言，不如度之易效也。」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，詔先生作之，而指南車成，此一異也，又不可以言者也，從是天下服其巧矣。

居京師，都城內有地，可以為園，患無水以溉，先生乃作翻車，令童兒轉之，而灌水自覆，更入更出，其功百倍於常，此二異也。

其後人有上百戲者，能設而不能動也。帝以問先生：「可動否？」對曰：「可動。」帝曰：「其巧可益否？」對曰：「可益。」受詔作之。以大木雕構，使其形若輪，平地施之，潛以水發焉。設為女樂舞象，至令木人擊鼓吹簫；作山嶽，使木人跳丸躑劍，緣力倒立，出入自在；百官行署，舂磨鬥雞，變巧百端。此三異也。

先生見諸葛亮連弩，曰：「巧則巧矣，未盡善也。」言作之可令加五倍。又患發石車，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，中之則墮，石不能連屬而至。欲作一輪，縣大石數十，以機鼓輪為常，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，使首尾電至。嘗試以車輪。縣瓠甓數十，飛之數百步矣。

有裴子者，上國之士也。精通見理，聞而哂之。乃難先生，先生口屈不能對。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，言之不已。傅子謂裴子曰：「子所長者言也；所短者巧也。馬氏所長者巧也；所短者言也。以子所長，擊彼所短，則不得不屈；以子所短，難彼所長，則必有所不解者。夫巧者，天下之微事也。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，其相擊刺，必已遠矣。心乖於內，口屈於外，此馬氏所以不對也。」

傅子見安鄉侯，言及裴子之論，安鄉侯又與裴子同。傅子曰：「聖人具體備物，取人不以一揆也：有以神取之者，有以言取之者，有以事取之者。有以神取之者，不言而誠心先達，德行顏淵之倫是也。以言取之者，以變辯是非，言語宰我、子貢是也。以事取之者，若政事冉有、季路，文學子遊、子夏。雖聖人之明盡物，如有所用，必有所試，然則試冉有以政，試遊、夏以學矣。遊、夏猶然，況自此而降者乎！何者？縣言物理，不可以言盡也，施之於事，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。今若馬氏所欲作者，國之精器，軍之要用也。費十尋之木，勞二人之力，不經時而是非定。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，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，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，此所以多廢也。馬氏所作，因變而得

是，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。其不皆是，因不用之，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。夫同情者相妒，同事者相害，中人所不能免也。故君子不以人害人，必以考試為衡石；廢衡石而不用，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，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。」於是安鄉侯悟，遂言之武安侯；武安侯忽之，不果試也。

此既易試之事，又馬氏巧名已定，猶忽而不察，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？後之君子其鑑之哉！馬先生之巧，雖古公輸般、墨翟、王爾，近漢世張平子，不能過也。公輸般、墨翟皆見用於時，乃有益於世。平子雖為侍中，馬先生雖給事省中，俱不典工官，巧無益於世。用人不當其才，閒賢不試以事，良可恨也。

裴子者，裴秀；安鄉侯者，曹羲也。武安侯者，曹爽也。[234]

[235]

安鄉亭侯曹羲為領軍將軍，慕周公之下士，賓客盈坐[236]。據字□□，曹羲弟[237]。萬歲侯為武衛將軍，大縱酒作樂，酒酣起為壽，當傅子前，憂亡流涕。[238]

傅燮字南容，奉寡嫂甚謹，食孤侄如赤子。[239]

傅巽字公悌，瑰傳博達，有知人鑑識，辟公府，拜尚書郎，後客荊州，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。文帝時為侍中。太和中卒。巽在荊州，目龐統為半英雄，證裴潛終以清行顯。統遂附劉備，見待次於諸葛亮。潛位至尚書令，並有名德。及在魏朝，魏諷以才智聞，巽謂之必反，卒如其言。巽弟子嘏，別有傳。[240]

何曾荀ダ傳論

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，其穎昌何侯乎！其荀侯乎！古稱曾、閔，今曰荀、何，內盡其心，以事其親；外崇禮讓，以接天下。孝子百世之宗，仁人天下之命，有能行李之道，君子之儀表也。《詩》云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，非樂中正之道也。荀、何，君子之宗也。

穎昌侯之事親，其盡孝子之道乎！存盡其和，事盡其敬，亡盡其哀，予於穎昌侯見之矣。

見其親之黨，如見其親，六十而孺慕，予於潁昌侯見之矣。[241]

傅嘏傳[242]

傅嘏字蘭若[243]，祖父睿，代郡太守。父充，黃門侍郎[244]。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，鄧颺好變通，合徒黨，鬻聲名於閭閻，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，為之宗主，皆求交於嘏而不納也。嘏友人荀粲，有清識遠志，然猶怪之。謂嘏曰：「夏侯泰初一時之傑，虛心交子，合則好成，不合則怨至。二賢不睦，非國之利，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。」嘏答之曰：「泰初志大其量，能合虛聲而無實才。何平叔言遠而情近，好辯而無誠，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。鄧玄茂有為而無終，外要名利，內無關鑰，貴同惡異，多言而妒前；多言多釁，妒前無親。以吾觀此三人者，皆敗德也。遠之猶恐禍及，況暱之乎？[245]

為河南尹[246]，河南尹內掌帝都，外統京畿，兼古六鄉六遂之士。其民異方雜居，多豪門大族，商賈胡貊，天下四方會，利之所聚，而奸之所行。前尹司馬芝，舉其綱而太簡，次尹劉靜，綜其目而太密，後尹李勝，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。嘏立司馬氏之綱統，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，李氏所毀以漸補之。郡有七百吏，半非舊也。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，皆授其本國人，無用異邦人者，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，官曹分職，而後以次考核之。其治以德教為本，然持法有恆，簡而不可犯，見理識情，獄訟不加榎楚，而得其實，不為小惠，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，皆隱其端跡，若不由己出，故當時無赫赫之名，吏民久而後安之。

為尚書，事小大無不綜，嘏既達治好正，而有清理識要，好論才性，原本精微，鮮能及之。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，嘏以明智交會。初，李豐與嘏同州，少有顯名，早歷大官，內外稱之，嘏又不善也。謂同志曰：「豐飾偽而多疑，矜小失而味於權利，若處庸庸者可也。自任機事，遭明者必死。」豐後為中書令，與夏侯玄俱禍，卒如嘏言。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、散騎常侍荀《虎甘》善，徽、《虎甘》早亡。又與鎮北將軍何曾、司空陳泰、尚書僕射荀ダ、後將軍鍾毓並善，相與綜朝事，俱為名臣。[247]

自敘[248]

傅氏之先，出自陶唐，傅說之後。[249]

玄字休奕，子咸，字長虞，《晉書》有傳。[250]

楚漢之際，有好事者作《世本》，上錄黃帝，下逮漢末。[251]

班固《漢書》，因父得成[252]遂沒不言彪，殊異馬遷也。[253]

人之涉世，譬如弈棋，苟不心道，誰無死地，但不寺耳。[254]

觀孟堅《漢書》，實命代奇作，及與陳宗、尹敏、杜撫無、馬嚴撰《中興紀傳》，其文曾不足觀。豈拘於時乎？不然，何不類之甚也！是後劉珍、朱穆、盧植、楊彪之徒，又踵而成之，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？何其益陋也！[255]

校注

↑ 案：《群書治要》未載篇名，《永樂大典》有之，下皆同。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。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下有脫文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此篇大典未載，缺篇名

↑ 《群書治要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藝文類聚》五十四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已下《大典》未載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此篇《大典》未載，缺篇名

↑ 《群書治要》

↑ 《群書治要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北堂書鈔》十七引傅玄《大本》

↑ 《御覽》七十七

↑ 《御覽》七十七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四十五

↑ 《北堂書鈔》十四

↑ 《御覽》六百三十八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此《治體篇》文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此《官人篇》文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初學記》十一，《御覽》二百六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五十九

↑ 《御覽》二百八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七十三，《文選》沈約《宋書恩幸傳論》註，《御覽》二百六十五

↑ 《長短經·量才》，又《定名》

↑ 《長短經·知人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長短經·知人》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此《舉賢篇》文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長短經·大體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此《授職篇》文。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北堂書鈔》八十三，《御覽》六百七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；案：此《校工篇》文。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二十。案：《校工篇》「必被珠繡之衣」疑即此。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此《校工篇》文。

↑ 《御覽》一百八十四

↑ 有脫

↑ 有脫

↑ 有脫

↑ 有脫

↑ 《北堂書鈔》未刪本一百五十八

↑ 《意林》，案此疑《禮樂篇》文。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《治體篇》「有善雖疏賤必賞，有惡雖貴近必誅」，與此略同，然篇次不符，疑此《法刑篇》文也。

↑ 《御覽》六百三十八

↑ 《御覽》六百五十二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《當刑篇》「故先禮而後刑也」，此當是上文。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御覽》三百六十，又三百六十一。案：《初學記》十二引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范延壽宣帝時為廷尉。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聚一妻，生四子，長各求離別，爭財分子，至聞於縣。縣不能決斷，讞之於廷尉。於是延壽決之，以為悖逆人倫，比之禽獸，生子屬其母，以子並付母，屍三男於市，奏免郡太守令長等，無率化之道，天子遂可其言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：成帝河平二年，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為廷尉，八年卒。《初學記》作宣帝，誤也。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北堂書鈔》四十三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御覽》九百九十一。案：此疑《平賦役篇》文。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御覽》八百十

↑ 《御覽》二十一，又二十七，《永樂大典》。案：已上五條疑皆《貴教篇》文。

↑ 《意林》。《道藏》本作亂，今依官本。案：此疑《戒言篇》文。

↑ 《意要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文選》歐陽堅石《臨終詩》註，鮑照《代君子有所思行》註，《御覽》三百六十七。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此《通志篇》文。

↑ 此下有脫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五十八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。又見《通典》九十，作「父無可繼之理，不當制服，此禮焚書之後，俗儒妄造也」。

↑ 《通典》九十二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北堂書鈔》七十九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五十八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「《史記》」下七字當是校語。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御覽》三百一

↑ 《御覽》五十產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御覽》五十六，又八百二十一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御覽》八百九十七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御覽》四百一

↑ 《文選・辯命論》註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文選・齊安陸王碑文》註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有脫文

↑ 《意林》

↑ 王應麟《漢・藝文志考證》六

↑ 此下疑有刪節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九十五，《御覽》五百九十九，又六百八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一百

↑ 《意林》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御覽》三百七十六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御覽》四百三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史通・內篇「書事」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此《問刑篇》文。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續漢・輿服志上》註，《宋書・禮志五》

↑ 《北堂書鈔》未刪改本一百四十

↑ 《御覽》七百七十五

↑ 《御覽》七百七十五

↑ 《御覽》八百二十二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後漢·南蠻西南夷傳》註，《三國·魏·齊王芳記》註，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二十八，《御覽》六百九十一，又八百二十

↑ 《三國·魏武紀》註，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三十二，《白孔六帖》十四，《御覽》六百九十九

↑ 《三國·魏武紀》註，《宋書·禮志五》，又《五行志一》「裁縑帛為白縑合。」引此曰：白乃軍容，非國容也。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二十七，《白孔六帖》十二，《御覽》六百八十七，又六百八十八，又八百十八。

↑ 《宋書·禮志五》，《御覽》六百八十八

↑ 高山冠

↑ 《御覽》六百八十五

↑ 《御覽》六百九十

↑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

↑ 《宋書·五行志一》

↑ 《文選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法苑珠林》四十九，《御覽》九百八十二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，《御覽》三百六十五

↑ 《意林》，《文選・齊安陸王碑文》註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藝文類聚》六，《白孔六帖》七十六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十二

↑ 《御覽》十

↑ 《藝文類聚》四十四

↑ 《通典》一百四十四

↑ 《宋書·樂志一》，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十，《藝文類聚》四十四，《通典》一百四十五，《御覽》五百七十六，又五百八十，又五百八十三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御覽》三百七十六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五十八，《御覽》二百二十一

↑ 《北堂書鈔》七十九

↑ 《文選》盧子諒《贈劉琨詩》註

↑ 《文選·辯命論》註

↑ 《御覽》三百九十七

↑ 《御覽》四百三

↑ 《御覽》八百二十九

↑ 《御覽》九百十六

↑ 《御覽》九百十六

↑ 《御覽》九百十九

↑ 《三國·魏·荀攸傳》註，《御覽》四百二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渙，字曜卿

↑ 《三國・華歆傳》註

↑ 《御覽》二百九。案：謂曹仁。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三國・董卓傳》註，《御覽》八百二十八。案：司隸劉囂，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；唐珍，中常侍唐衡弟；張顥，中常侍張奉弟。

↑ 案：答袁紹

↑ 《三國・魏・武紀》註。案：《郭嘉傳》註云：語在《武紀》，則此篇題當云「太祖武皇帝紀」。

↑ 《三國・魏・明紀》註

↑ 《後漢・劉表傳》註，《三國表傳》註

↑ 高ｅ兄

↑ 《三國・魏・劉ｅ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劉表傳》註

↑ 《御覽》三百八十

↑ 《三國・張繡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魏・荀彧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魏・賈詡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魏・王脩傳》註

↑ 公孫度有遼樂

↑ 「一門人」下三十二字依《御覽》加

↑ 文帝詔以寧為大中大夫

↑ 明帝即位，太尉華歆遜位讓寧

↑ 案，本傳作光祿勳

↑ 「明帝」下二十四字依《北堂書鈔》五十六加。

↑ 《三國・魏・管寧傳》註

↑ 昭字孔明

↑ 《三國・魏・管寧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魏・徐奕傳》註

↑ 荀彧薦嘉召見，表為司空軍祭酒

↑ 征呂布，布退固守

↑ 從破袁綠紹，又從攻譚於南皮。

↑ 自柳城還薨，後太祖征荊州，遇疾疫燒船，嘆曰：郭奉孝在，不使孤至此。

↑ 《三國・魏・郭嘉傳》註

↑ 漢中平，曄進曰：今舉漢中，蜀人震恐，其勢自傾，因其傾而擊之，無不克也。若小緩之，則不可犯矣。

↑ 《三國・魏・劉曄傳》註

↑ 畿守鄭縣令，會天下亂，去官客荊州。

↑ 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征

↑ 《三國・魏・杜畿傳》註

↑ 李恢字

↑ 郭智字

↑ 《三國・魏・杜畿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魏・張遼傳》註，《永樂大典》

↑ 《三國・魏・陳群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魏・諸葛誕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蜀・先主傳》註，《御覽》四百四十四

↑ 《三國・蜀・關羽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蜀・姜維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吳・孫策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吳主孫權傳》註

↑ 《三國・魏・杜夔傳》註，參輯《意林》，《北堂書鈔》一百十一，《藝文類聚》四十四，《初學記》十二，《白孔六帖》八，《御覽》三百三十六，又五百八十一，又七百五十二，又八百二十五

↑ 已下篇題缺

↑ 《北堂書鈔》六十四

↑ 案：《曹真傳》：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，彥散騎常侍，則此即訓也。或訓又名據，《書鈔》未改本字下原缺。別有曹據，字顏遠，《晉書》在《良吏傳》。《文選》有曹顏遠詩二首，與此無涉。爽諸弟皆誅，何得為晉良吏。陳禹謨補此云「字顏遠非也」

↑ 《北堂書鈔》六十四

↑ 《御覽》五百十二。案：傅燮《後漢書》有傳。

↑ 《後漢・劉表傳》註，《三國・劉表傳》註

↑ 《晉書・何曾傳》

↑ 《三國・劉表傳》註，《北堂書鈔》七十六

↑ 《北堂書鈔》六十

↑ 嘏弱冠知名

↑ 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

↑ 此四字依《藝文類聚》六加

↑ 《三國・魏・傅嘏傳》註。案：自卷三末至此，言三國事甚多，《晉書・傅玄傳》云：舉秀才，除郎中，與東海繆施俱選入著作，撰集《魏書》。《史通・外篇》《三國志》

云：《魏史》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擇定，則此或即底本也。

↑ 《史通・內篇・序傳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。案：「《晉書》有傳」四字當是校語，誤入正文。

↑ 《意林》

↑ 已上《意林》引《傅子》九十三事，皆錯入楊泉《物理論》中；已下二事，錯放徐幹《中論》中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意林》

↑ 《史通・內篇・核才》。不云在《自敘篇》，今附歸《漢書》條後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